

湘黔桂边区少数民族稻俗与 日本稻俗的比较研究^{*}

□ 刘芝凤, 王 晓, 谌香菊

〔摘 要〕 湘黔桂交界之地少数民族稻作民俗与日本稻作民俗文化共性高, 两国稻作民族民间信仰具有认祖功能、标志功能和平安心理的文化特征。同时还具有集体性、地域性、历史性、传承性和规范性。日本稻作民俗无不打上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俗的文化烙印。源于三省交界的南方水上丝绸之路, 可能是中国稻作文化最早传播到日本的主要通道之一, 而湘黔桂交界之地可能是这条通道的起点。

〔关键词〕 稻作民俗; 湘黔桂; 日本;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5)01-0110-06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ice Culture between Japanese and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Hunan, Guizhou and Guangxi Provinces

LIU ZHI-feng, WANG Xiao, CHEN Xiang-ju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4, China; The Rice Culture Committee of China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Huaihua 418000, China;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Huaihua, Huaihua 418000, China)

Abstract: The rice cultur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habiting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Hunan, Guizhou and Guangxi provinces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the Japanese rice culture. The folk belief of the both two rice nationalities is culturally characterized by ancestor recognition, function of symbol and psychology of peace. Meanwhile it has the collective, regional, historical, inheriting and standard features. The Japanese rice culture bears the cultural mark of those prevailing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Hunan, Guizhou and Guangxi provinces. The Southern Water Silk Road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junction of the three provinces, is likely to be one of the main channels for the Chinese rice culture to spread to Japan, with the jun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Key Words: rice culture; Hunan, Guizhou and Guangxi Provinces; Japan; comparative study

中国和日本都是以稻为主食的国家, 研究两国稻作文化的渊源和特征, 是因为稻米不仅是维系中日两国乃至世界一半以上人们生命的主食, 更为重要的是如农学家游松龄所说: “它塑造了东方人以稻米为主食的文化和精神面

貌。”^{[1](P154)} 这种以稻作文化为血缘关系的民俗地理, 使两国人民文化寻根有了归属感。因湘黔桂交界之地少数民族稻作民俗与日本稻作民俗有许多相似之处, 故笔者拟从中国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地区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稻作民俗, 比较日本稻作文化中的稻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闽台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14AGL025); 福建省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闽台海洋民俗文化史”(项目编号: 2013A023)。

作民俗与民间信仰,探讨两国两地因稻作文化产生的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引申出的文化特征。

一、湘黔桂交界之地与日本稻之路的地理关系

湘黔桂交界之地指湖南西部、贵州黔东南和广西北部三省(区)交界之地,辖湖南省怀化市12个县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8个县市和张家界市4区县,以及黔东南、铜仁地区部分县市和广西桂林、柳州部分县市,古为五溪之地,又称武陵地区,秦代封为黔中郡,位于古代楚越交界之地。

日本稻作文化是通过东海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日本学术界称之为“稻之路”。而日本稻作民俗与湘黔桂交界之地的少数民族稻作民俗如此相似,有一定的地理渊源。湘黔桂交界之地的大动脉沅水是古代稻之路的国际传播通道。湘黔桂交界之地境内武陵山、雪峰山脉平行纵贯,西部位于云贵高原尾端,东接衡岳七十二峰。发自黔东南的清水江流至湖南西部时称之为沅江,为流至洞庭湖的干流水系。澧水、酉水、巫水、辰水在怀化市沅陵县境内汇入沅水,由西南向东北进洞庭,过长江入东海,融日本海峡。沅水,自古成为出入黔滇桂最便捷的水路通道,也是稻作文化的国际传播之路。

沅水流域先后出土了诸多稻作文化遗址和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文化遗址。如中国最早的农耕祭祀文化遗址——距今七千八百多年的怀化市洪江高庙遗址。湘西保靖县文化馆珍藏了一块比香烟盒还小的“人虎搏斗”黄金佩饰,此物在西亚考古中经常发现,在云南有类似的青铜佩饰,在五溪文化圈里极其罕见。可以证明湘黔桂交界之地在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怀化市沅陵县文物馆,有本地出土的嵌入许多古西域琉璃珠和元代的“至元通行宝钞”,以及元代长沙商人的广告纸。黔东南镇远县城旧时古桥上,曾有一副对联,上面有一句“缅甸骑象过桥来”,传记古代缅甸人骑着大象从桥上经过,带着贡品赶去中原向皇帝进贡的历史。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丝绸宝货,也说明这里曾是古代国际商贸路线。

二、湘黔桂交界之地与日本类似的稻作民俗现象

湘黔桂交界之地,古为“楚尾越首”之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此口)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①也说

明古楚越之间的湘黔桂交界之地是中国早期稻作地区之一。2005年中国文物考古新发现公布了距今7800年的湖南怀化市洪江(旧黔阳县)岔头乡高庙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农耕祭祀文化遗址,说明此地与中国最早的稻作发源地有着深远的渊源和血缘关系,为日本稻作文化寻根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湘黔桂交界之地与日本相似的稻作生产民俗

1. 相同的生产工具及生产过程

1997年,萩原秀三郎在湖南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和芷江侗族自治县考察稻作文化,从稻田耕作到农家生产工具,将锄头、箩筐、扁担、镰刀、犁耙等生产工具一件件排列出来,进行比较与辨别,认为这里的每一件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与日本稻作地区的生产工具与方式一模一样,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恍如回到东海彼岸的家乡。

两地传统稻作技能从插秧技能、中耕技能到收割的方式均一致。湘黔桂交界之地的侗族、苗族收割糯稻时不用镰刀,而是用一种特制的、只有3~4厘米长的“手镰”一穗一穗地割剪,收获后,连秆带穗捆扎好挑回村寨用禾晾挂着晒干,再收回谷仓储存。食用时,取出一部分,舂谷成米食用。日本摘禾的特殊工具与之相同,在日本弥生时代出土的农具中,有与古黔中(湘黔桂交界之地)一模一样的石制“石刀”(实即手镰)。可见两国古代的脱粒方式完全相同。

两地晾禾的特殊方式相同。古黔中(湘黔桂交界之地)的“干栏式建筑”为什么会有复檐呢?(产量大的地方,野外还要立高大的“禾晾”)就是为了晾禾把的需要而设置的。许多人不明白的“干栏式房屋”要做复檐的原因即源于此。日本农家也是“干栏式建筑”,也有复檐。在日本农村,这复檐也是作晾禾把用的。可见两国古代的晾禾方式完全相同。后来,这复檐也就成了建筑的一种装饰,变成了重檐飞阁式房屋的特殊造型,成了显示中日两国宫殿式建筑豪华壮观的主要艺术形式。

两地稻作脱粒技能类似。由于原始粳糯不易脱粒,因此湘黔桂交界之地的少数民族稻作脱粒技能方式非常特别。旧时是用一块光滑的石板,将要脱粒的禾把放在石板上用木棒反复搓揉,将谷粒搓下来。在21世纪初,一些边远的山村,要把粳稻的谷壳除掉,仍然靠木、石做的杵、臼。而日本弥生时代出土的农具中,就有与古黔中一样的杵、臼,可见得日本古代的粳稻脱壳方式与湘黔桂交界之地所在的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古黔中郡稻谷脱壳的方式一致。^{[2](P10)}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址中,经常出土有精美的石磨盘和搓禾棒,正是粳稻的搓禾盘和搓禾棒,日本在古代也是靠手来脱粒的,日本堀家本《四季稻作图卷》一书上,还画有日本农妇围坐一起用手为禾把脱粒图,与湘黔桂交界地区稻作习俗基本一致。

2. 相同的稻种植技术

湘黔桂交界之地原始稻种植与日本相同。水稻分籼稻和粳稻两种,这两种又各分“粳”与“粳糯”、“籼”与“籼糯”两种。据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介绍,古湘黔桂交界之地一带最早发明与种植的是一种原始的“粳糯”。

有史以来,湘黔桂交界之地的糯稻就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和祭物。以侗族为例,据考证,侗族地区早在公元前 206 年以前就有数万户聚居的历史,远古时期统治者多以“蛮”“苗”“越”称湘黔桂交界之地包括侗族先人在内的少数民族。侗族是 1953 年以后由人民政府法定的族名。侗族古时自称是“粳民”或“糯民”,即种糯稻的人。至今此区域还有一些侗族村寨,累年只种糯稻,不种常规稻和杂交稻。如黔东南黎平县双江乡黄岗寨,自古到今只种糯稻,长年累月吃糯米。这种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顽强地传承着古楚越交界之地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日本在三千年前从中国引进的稻种也是原始的“粳糯”。松岗格认为,日本的稻种之源是糯稻,传承与粳、糯非常多的关联的习俗。台湾日据时期,日本统治者曾用高压政策强迫台湾的原住民耕种糯稻。说明日本的稻种最早源于粳糯的理由是可信的。^① 林河认为日本的古倭族人就是古黔中郡(三省交界武陵地区)的稻民随着水上丝绸之路迁徙到日本定居后的族称,倭字与糯字音近。如日本称自己是稻作民族,称自己的国家为“倭奴”,称自己的民族为“大和民族”,称祭祀糯(Nou)神的乐舞为“能(Nou)乐”等,都应该是继承古黔中“粳糯文化”的结果。^{[2](P10)}

3. 共同的祭牛与尝新习俗

在湘黔桂交界之地,不论是侗族、苗族、土家族还是瑶族和当地汉族,都有农历四月初八牛过节的生产习俗,又称“牛生日”或“牛王节”。即农历四月八这天,不论多少事需要使用耕牛,牛都不能使用,各家各户都会给牛放假,让牛尽情休息一天,给牛喂最好的青草,吃甜酒(红糖煮甜酒)、蛋、黑(红)糯米饭或其他的好食物,放牛到水塘里泡澡等。四月八牛过节,古时又称祭牛。稻作民族在开秧耕田农忙之前,让牛好好休息一天。

杨国才在《中国大理白族与日本的农耕稻作祭

祀比较》一文中介绍了日本也同样有“给牛披红挂彩、置彩鞍”的习俗。于插秧前有给耕牛喂精粮、鸡蛋、糯米、红糖的传统。牛神祭在日本的四国、九州等地比较普遍,村民多设祠祭之。‘牛之正月’‘马之年越’‘春驹’等祭祀仪式,在日本也盛行”。^[3] 说明日本祭牛的习俗,不仅与云南稻作民族白族相似,与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俗也一致。

在湘黔桂交界之地,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或六月六至六月十三(高山地区)之间,壮族、侗族、苗族、土家族等有过半年尝新习俗,又称尝新节或吃新节。这一天,村民们摘取几穗新谷带回家办个祭典。剥几穗新谷米与陈米混合煮熟,再在做好的整条鱼上置放几穗新谷,寓意年年有丰收余(鱼)。先祭祖先神之后,再把做成的新米饭祭天神、土地神、五谷神等,最后全家尝新,又称吃新米。

尝新节在日本也十分流行并得以传承。在日本伊势神宫,9月上旬举行的拔穗祭典,纳入内宫神域里皇室稻仓后,煮成御饭。按古代礼仪,在神尝祭当日,供奉的御饭是要供奉皇祖天照大神。日本学者欠端实对日本尝新节的缘由进行分析,认为水稻之所以丰收,是因为稻田边的神树保佑,所以尝新要先祭神树“斋女在斋田旁边种下神木以迎产灵之神,拔下稻穗以供奉”。所谓神尝祭,被认为是皇祖天照大神以稻魂为体,来更新自己神威仪式。现在日本伊势神宫所例行的神尝祭,被认为是天皇向皇室的祖神天照大帝供奉新谷仪礼。^{[2](P6)} 据登山修考察,日本奄美大岛濑户内町稻作习俗中,每年都有“挂穗习俗”。即农历六月戊日,村民去田里割回一把稻穗,剥去其中几粒稻谷的壳,把它们与陈米混在一起煮熟吃。这天被称为“开始吃新米之日”或“开始收割新稻之日”。^{[4](P317)}

两国生产习俗中,还有开秧门、歌舞催春(日本传统上栽种之时有歌舞促进;湘黔桂交界之地历史上就有锣鼓薅秧之习,土家族的这一习俗还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诸多相同、相似的习俗。

(二)湘黔桂交界之地与日本稻作民族相似的民间信仰习俗

1. 相似的巫雉文化信仰

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族巫雉文化早于日本的农耕祭祀巫雉文化。湖南怀化市洪江(原黔阳县)岔头乡岩里村高庙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片,留存有六级神塔(或可理解为航线灯塔?太阳照洪水,洪水泛方舟)和大量太阳鸟、雉神(獠牙兽面)等陶器画

① [日]松岗格:《日据时期台湾稻作研究》,2009年7月第16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百越稻作文化的国际变迁”专题发言。

面,在2005年中国文物考古新发现中将此列为第二大发现,并确认为中国最早的农耕民间信仰祭祀文化遗址。高庙遗址发掘的陶器上,保存着大量的巫傩画面,印证了历代“楚巫之盛”学术观点。尤其是长着獠牙的兽面,与前几年在日本年祭时展示的獠牙兽神非常相似。很明显与湘黔桂交界之地巫傩文化有相似之处。

湘黔桂交界之地人信鬼神,尤其是稻作过程中逢节有祭,逢祭有俗,逢俗有傩。即戴着面具起舞的还原习俗。怀化市沅陵县七甲坪乡,几乎是村村都有傩坛。一个坛代表一个有专业师从的傩技班子,从事傩文化的师傅们多是祖传或师传。

在日本,鬼神信仰自古就有,戴着面具受祭,被日本稻作民族称之为假面神的傩面神人化,一般在旧时稻作礼仪中十分普遍。据日本学者波照间永吉考察,在日本的冲绳八重山的稻作礼仪中,自古以来就会举办一年一度的稻作礼仪传统节日,象征性地表示农耕社会的情况。稻作生产虽然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唯一,但节日活动的构成与过去一样。以西表岛古见村为例,从1月到11月,均有以水稻为内容的祭祀活动节庆日(略),西表岛古见村每年阴历六月收割完水稻后选择水日举行感谢、祈祷丰收的祭祀。第一天白天分男女各项祭祀之后,深夜举行来访神(红脸、黑脸、白脸神)的诞生礼仪。村里把带来丰收的来访神也称作祖先神。古见村的来访神是戴着红色假面具、戴着白色假面具和戴着黑色假面具的红脸神、白脸神及黑脸神。这三尊神都是全身披着蔓草的草装神,不是人形。三尊神的由来有个故事,说是上代古见岛三离岳有一勇猛之神,身披草木之叶,头顶稻穗。来访神出现即为丰年,来访神不出现即为凶年,岛民称之为来访神加以崇拜。后来谨言慎行神不再来访,岛内连年灾荒。岛民为祈求丰年,扮作来访神,备好供物,古见村各派一艘小舟,争先恐后地出海相迎,祭之,得丰年,瑞气弥漫,自此毫无懈怠地祭祀至今。^{[5](P294~296)}这个民间故事说明了一个历史线索,就是冲绳岛上的来访神来源于海外之人。这些海外来者,随着大海之舟给他们带来了稻种(带秆的稻穗,即糯稻)和栽培技术。所以为了纪念这些外来的好人,他们戴着面具扮演着,祭祀着,传承着。而这些外来者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古湘黔桂交界之地人还值得研究。戴着面具扮神的本意与湘黔桂交界之地傩面出处一致。

2. 相似的日月神崇拜

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族除了巫傩信仰为主要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外,民间信仰中的日月神、土地谷神崇拜也十分重要。如黔东南黄平县的侗家人将太阳崇拜作为本民族的主体文化传承,侗家姑

娘戴的是太阳四射的红缨帽;结婚的妇女戴在头上的是没有红缨穗的红条圈;老年妇女头上的发髻包的是用发丝绕成的太阳(圆球)和月亮(半圆U形),以示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

在湘黔桂交界之地,对太阳崇拜的民间信仰还表现在很多习俗上,如开秧门时,户主守在自家的水田东头(太阳崇拜)插五根生命力顽强茂盛的芭茅草,以示新年禾苗茁壮成长,即为开秧门;老人逝世,置在堂屋的灵堂,头一定朝东(太阳崇拜),脚朝西;湘黔桂交界之地瑶族的头饰就是一个大太阳(黄红色的彩带绕圈绕成的大圆盘);侗族、苗族服饰中都是圆(太阳崇拜)为中心,将太阳直接绣在服饰上。在祭祖的仪式中,众人歌舞娱神娱人的舞蹈队形也以圆(太阳崇拜)为主体。此区域各民族还有鸟崇拜。在所有祭祀中,祀奉的祭品中必不可少的是太阳饼,或太阳粑(圆形糯米粑)。这与日本祭祀时必不可少的太阳粑从形式到内容和意义几乎一致,如出一辙。土家族老人们心中的太阳是“太阳神”。开秧门时全家人要面对太阳,等太阳升起的那刻,要跪叩三拜,而且还要唱太阳歌。

日本大和民族也是农耕民族,信仰太阳神鸟。奄美、冲绳、南部诸岛信仰白神鸟的人多。萩原秀三郎在《稻と鳥と太陽の道:日本文化の原点を追う》一书中,对湘黔桂交界之地太阳崇拜和太阳鸟崇拜与日本的太阳崇拜和太阳鸟崇拜作了详细的对比与研究,他认为,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族地区的太阳崇拜和太阳鸟崇拜与日本民间信仰的太阳崇拜和太阳鸟崇拜有诸多的相似。比如所有祭祀中都有太阳粑的祀奉;日本人本身就把自己看作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人。湘黔桂交界之地侗族、土家族和瑶族、苗族祭祖都要敲太阳神鼓,把太阳神鼓当作祖先灵魂寄托的地方,这一点在日本得到完整的体现。日本民族在农耕祭祀中也要敲太阳神鼓。湘黔桂交界之地各原住居民在传神时要穿百鸟衣,跳(模仿)鸟舞,日本民族在农耕祭祀中也要穿鸟衣、跳鸟舞。侗族的“雒神殿”雕塑有大量的栖鸟,日本的神殿前立的版坊则称为“鸟居”。侗族神话中太阳是九个而不是十个,在日本本岛的“中国地方”,神幡上同样绣着九个太阳。侗族、苗族和土家族在丧俗中必有鸟崇拜,就连戴孝,头上也会插着鸟羽毛,认为自己是“鸟的传人”。而日本民族则有八咫鸟、不死鸟的传说,也同样认为自己是鸟的传人。湘黔桂交界之地古庙及寨门的屋檐上都是利用鸟形当成房屋檐壁的支撑柱,与日本的“鸟居”一致。^{[6](P25~75)}萩原秀三郎和林河先生都在自己的论文或论著里列举了这些相同相似的文化现象。

林河先生认为,在日本的奄美、冲绳及南部诸

岛,人们称白鸟神为“阿碓日”姊妹神,这“阿碓日”是意译,若是译音,则叫“阿碓利”。“阿”是发语词,“碓”是“神鸟”,“利”是“太阳”,“阿碓利”的意译就是“太阳神鸟”。“阿碓利”又有称“濮碓利”的,“濮”的含义为“葫芦神”。因为,在农耕社会之前的渔猎社会,古黔中人(湘黔桂交界之地)崇拜的是葫芦(濮)而不是鸟,所以自称为“濮”,意即“葫芦神的传人”。到了农耕社会,人们种植粳糯成功,便改称自己为“粳民”或“糯民”,即“种粳(或糯)稻的人”,将“人”改称为“碓”,即“鸟的传人”。旧有的称谓——“濮”,则改作“祖公”和“祖住地”的代名词了。在先秦时,称“古黔中”为“濮地”,称“黔中人”为“濮人”(古书上有“濮在楚西南”之语),就是这样来的。因此,“濮碓利”的含义可以作“太阳鸟祖公”解,也可作“来自古黔中(濮)的太阳神鸟”解。^{[2](P23~24)}由此可知,日本的奄美、冲绳及南部诸岛与中国古黔中(湘黔桂交界之地)的关系之深。这个观点的田野个案调查,随处可考。

(三)湘黔桂交界之地与日本稻作民族相似的生活习俗

1. 相似的“火塘”文化

在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族的生活习俗中,火塘文化最有特点。比如,湘黔桂交界之地古时的厨房没有灶,只有“火塘”,古时人们是围着“火塘”而眠。随着水上丝绸之路的通达,外来文化影响了湘黔桂交界之地,人们开始睡床,但火塘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文化内涵。即火塘仍然是全家人或全族人议事、聚会的活动中心。广西龙胜、贵州黎平和湖南通道三省坡的侗寨,大多数人家一个火塘几乎占了一间房的三分之二,其他地区,火塘的面积仍然占据一间房(厨房)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火塘”生火,柴火上放着“三脚吊架”,“吊架”上悬着“鼎锅”,“火塘”周边有碗柜、长凳、短凳,“火塘”上面还吊着“烘棚”,烘着各种五谷杂粮。人们就围着“火塘”煮饭炒菜、烤火抽烟、议事论理、说古道今,青年男女们在火塘边行歌坐夜……

日本的农家火塘,与湘黔桂交界之地火塘一模一样。谏访春雄三进湘黔桂交界之地进行稻作文化考察,认为从湘黔桂交界之地一带的火塘文化、吃团饭、糯米酒的烧制、做太阳粩祭祀、吃煨米等习俗都与日本稻作民族传统的饮食一模一样。所以谏访春雄教授一直坚持日本稻作文化的根在中国,在湘黔桂交界之地。

2. 相同的饭团、煨米饮食习俗

所谓吃团饭,就是用手将饭压紧成团,做成“团饭”进食。这一风俗,至今仍然遗存在黔东南侗族南部方言区,学术称指食。这一特色习惯在日本却至

今未变。东京街头小吃摊上,到处都可买到一种用海藻薄皮包裹的饭头卷,大有湘黔桂交界之地“团饭”的遗风。2005年在黔东南黎平县黄岗村侗族考察时,谏访春雄教授说侗族的饮食习惯与日本的饮食习惯是一样的。

湘黔桂交界之地人爱吃“煨米”,即把粳糯的生米放到烧热了的石头上烧压成香喷喷的“煨米”做零食或当作干粮吃。现在的人们则把糯米蒸熟,再撒开晒干,打油茶时用炒茶之前的油炒得白花花一粒粒膨胀,待茶做好后,撒在油茶面上,既香又脆,仍然是现今湘黔桂交界之地人喜好之食。日本农村也保留了这一“吃煨米”特殊的饮食风俗。

旅日学者凌云凤认为,稻米不仅是日本人必不可少的主食,也是各种仪式食品的主角。在以正月迎神为代表的各种节庆活动中,必定恭恭敬敬地奉上大米或饭团、糯米饼(用煮熟的糯米饭在木臼中捣成)。象征太阳的铜镜在日本的古代被视为神圣之物,因此在新年用糯米做成圆形的“镜饼”作为供品,表示迎神祈福。另外,无论按老传统在人生各重要阶段,如出生、成人、结婚、生子时举行的“经过仪式”上,还是在祝贺升学、毕业、就职等现代的喜庆活动时,必定食用红豆糯米饭。例如,新生儿出生百日时则举行称作“初食”的仪式,至少也得让婴儿吃进一粒红豆饭。甚至在举行葬礼后也要食用红豆饭,据说是为了驱除秽气。红色被认为有辟邪的力量,红米自古被视作圣物,有些地方一直将红米饭作为敬神专用供品。据说因红米稀少珍贵,逐步以颜色相近的红豆饭取而代之。^①而在湘黔桂交界之地,糯米至今是人们生活祭祀中重要的特产。新晃侗族自治县的红米意义与日本红米的意义也是一致。

在湘黔桂交界之地婚丧嫁娶的习俗中,相同相似的习俗也非常之多。如在距今七千八百多年的怀化市洪江高庙祭祀坑出土的尸体,是抱腿偃弯式的偃葬,而在日本绳文时代晚期(距今三千年左右),偃葬是那一时期的人文特征,诸如此类,不能不说日本稻作地区生活习俗与湘黔桂交界之地的稻作民族生活习俗有太多渊源关系。

三、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文化与日本稻作文化渊源比较研究

关于中国稻作文化传播到日本岛的路线,几十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和分析,如日本作为一个南北狭长形的岛国,与大陆的接触主要通过三个

^① 凌云凤:《从祭祀看稻作文化在日本的传承》,2009年7月第16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联合大会“百越民族稻作文化的国际传承”专题论坛论文。

方面,即西北方靠近朝鲜半岛,西方与中国江南沿海相近,南方与台湾等岛屿相近。对于稻作传入日本的途径按目前日中两国学术界的研究可分为三路:一是北传说(由中国辽东半岛经朝鲜半岛传入);二是南传说(由东南亚或中国华南沿海经台湾传入);三是西传说(由中国江南沿海直接传入)。

国际上得到大多数人公认的是日本稻作技术是从中国大陆传播过去的。中日学者中多人认为是在春秋战国到秦朝前后时期,长时间的战争硝烟,使得江浙一带的越人逃亡海外,流落日本岛,同时带去的水稻栽培技术和稻种在日本岛国落户。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也是历史的事实。此外,从闽南华安九龙江通海的三千多年前的岩画、秦代徐福渡海、明代郑和下西洋、唐宋的中国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等等,无不是日本的稻之路。稻作技术可以允许多产地多元化,但民俗文化的相似性和共性,却说明两者之间一定有着渊源传播关系。因为民俗是约定俗成且具有“本性难移”之特征。如台湾和南洋的闽籍人,不论移民几百年上千年,闽南的文化特性都不变。苗族移居美国也是数百年,仍然保存本民族的民俗。说明中国湘黔桂交界之地的稻作民俗可能在商周前后从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日本岛国。

理由如下:一是在秦始皇开通五尺道的官道之前,民间交通是以水道为主,而湘黔桂交界之地是沅水的发源地,从湘黔桂交界之地—洞庭湖—汉口长江—江浙入东海,从远古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西南通东海的最大交通载体正是沅水。二是从日本学者交流的信息看,日本最早的稻作出现在日本绳文文化时期的晚期,在弥生时代成规模地展开。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商周—春秋战国—秦始皇时期,吴亡越,再越灭吴,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古越人带着稻种渡海是很正常的现象。三是中国大陆的稻作文化从南方水上丝绸之路直接传播到日本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如果是从陆路走,从现今的必经之路看,华北一路没有沿线的早期水稻栽培,更没有原始的稻作民俗,华南的稻作技术和稻作民俗很难经过华北地区进朝鲜半岛,再走日本。而从水上走,从长江进东海可直接到日本九州。或中转时在朝鲜半岛有经

停,再进日本岛也是有可能的。日本的冲绳岛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稻作地区,也是中国东海进日本岛的必经之路,从沅水带走的稻之路,经过冲绳再传播到日本本岛的可能性非常大。总之,不论东海稻之路如何行走,南方水上丝绸之路源头可能是湘黔桂交界之地沅水。☒

参 考 文 献

- [1]游松龄,曾雄生. 中国稻作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2]林河.“粳糯文化”的源流——中日稻作文化与民俗的比较研究[A]. 任兆胜,李云峰. 稻作与祭祀——第二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 [3]杨国才. 中国大理白族与日本的农耕稻作祭祀比较[A]. 任兆胜,李云峰. 稻作与祭祀——第二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 [4][日]登山修. 稻作与祭祀——以奄美大岛濂户内町为中心[A]. 任兆胜,李云峰. 稻作与祭祀——第二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 [5][日]波照间永吉. 冲绳八重山的稻作礼仪与假面神[A]. 任兆胜,李云峰. 稻作与祭祀——第二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 [6][日]萩原秀三郎. 稻と鳥と太陽の道: 日本文化の原点を追う[M]. 东京:板式会社大修馆书店,1996.

收稿日期 2014-10-10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李月]

[作者简介] 刘芝凤(1958~),女,厦门理工学院观光与酒店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化资源学、民俗学、美学。福建厦门,邮编:361024。王晓(1982~),湖南省怀化市老人体协干部,中国民协稻作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文化资源学、体育营销。湖南怀化,邮编:418000。谏香菊(1982~),湖南溆浦人,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方向:法学、行政法与知识产权法。湖南怀化,邮编:418000。